

有大智慧者必有大爱

昨夜,在微信里看到一位女孩转发新民晚报对贺友直去世的报道,她同时写了自己的一段经历:贺老走进大门,我便和小姑娘们去搀扶,贺老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讲:“不要扶,我家老太婆在后面呢,她看见会吃醋的。”

这个故事让人笑得流下了眼泪……

贺友直性格幽默,听他讲过很多发噱的话,但细细品味,这些逗人发笑的话背后是他的人生智慧。

譬如人们都知道他居所窄小,有赞扬他甘于清贫的,也有认为他自讨苦吃故意矫情的。而他自己率真地说:“到我这个年纪,我就应该想得开。我现在住的地方,别人看着觉得小,但我够用了,而且住习惯了。就像一盆花,换盆是有风险的。左邻右舍都熟悉,出门就有人跟我打招呼,多少开心。我要住到高楼去,鬼也不认识一个,哪有现在弄堂里的乐趣?年纪大了,要是发起病来,等人从高楼把我运下来,还没到院,老早

冰冰冷了!”

他很少卖画,但他并不唱高调,而是坦言自己并非视名利为浮云,“名利思想没什么不好”。他曾在写给年轻画友的信中说:“画画图什么,无非名利。不为名利,你画画干什么?关键是你动笔之前不能有这个思想。为名为利,如果能促使你画出好东西来,赢得人家称赞就好。”

贺友直从不自我夸耀,但有一件事情他毫不谦虚地“表扬”过自己,那就是自己是个“明白人”。他说:“首先,我明白我自己,我觉得一个人明白自己是最根本的,明白自己是什么东西,讲得通俗一点,你主观条件有什么优点和缺点,你要明白;而后,要明白客观环境,第三,要明白一件事的事理。三样东西合起来,如果你都明白了,那么你处理事情肯定行的。”

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穷得“叮当响”,荣宝斋来找他画一批以李白、杜甫、李清照等为题材的国画,他却拒绝了。“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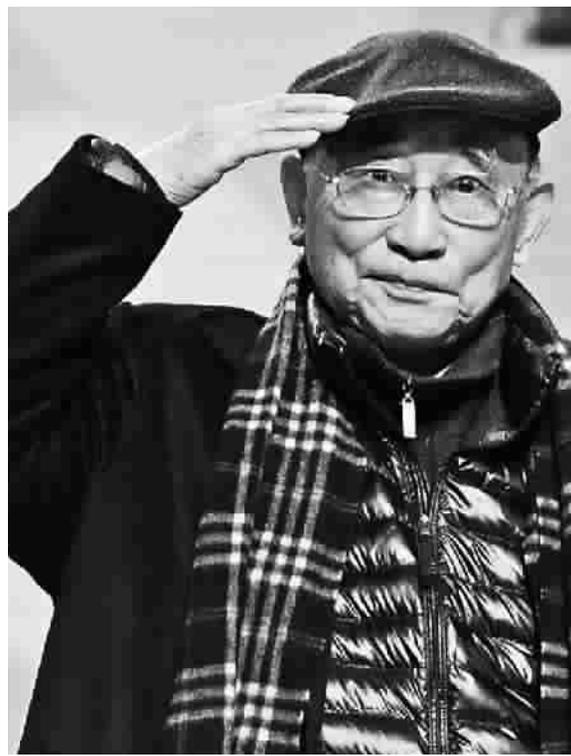
画,我觉得我拒绝得很聪明。”

他认为,人要有大聪明,不是小聪明。人最大的聪明是什么?就是要明白自己。你要不明白自己就处理不好很多事情。很多人心态不好,根子在哪里?就在不明白自己。

贺友直虽然从不讲艺术大道理,但他深谙艺术之三昧。他说:“画画的人毕生要追求的,不是名利。要追求的,第一是发现,第二是区别——找到你自己,你的路。我能夸口,我现在的画,是跟别人拉开距离的。我绝不跟着别人的路走。”

贺友直年轻时经历过忍饥挨饿的生活,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家喻户晓的连环画家。他明白自己来自草根,最了解百姓生活,也最善于画老百姓喜欢的连环画,所以他一辈子坚守做一个“小人书”画家,不做国画大师。他爱连环画,他爱他的读者,他爱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。有大智慧者必有大爱。

本报记者 林明杰



■ 贺友直素有“老顽童”之称
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贺先生妙语

■ 我不算老克勒,我自上海底层,画老克勒我要出洋相的。一次画舞场的大班,晚报的秦绿枝说我画错了,因为没有进过舞厅啊!习总书记说,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,是不是?是的。我是从弄堂里出来的,我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活,我就是要去表现底层人民的生活。

■ 以前我们画画都是没有功利的啊,现在是市场经济了。”贺友直伸出两根手指:“两只M,一只叫Money(钱),一只叫Market(市场),两只M都不是坏东西,但是看你怎么对待了。”

■ 我画的是作品,是有故事的创作,又不是挂在城隍庙里卖的地摊货。我不喜欢别人问,你的画多少钱一尺?多少钱一尺,笑话,我是卖布头的?

■ 曾经有房地产老板来找我,要我帮他画点画,答应送给我马路对面的大房子(巨鹿路是上海的黄金地段——编者注)。我没有接受,人家说马上给我钥匙,我也不接受。我不是清高,我也心动过的,但我画不出他要的那种画,我的画有内容、有主题,我没有本事随便乱画啊。

乐梦融 整理

“我这次和你们诀别了”

——朋友忆贺友直生前点滴

毛时安

周一他跟我说“诀别”

“他好像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人世了。”昨晚,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回忆起本周一拜访贺友直先生的情景。

“那天我买了三盒很软的蛋糕去看他。跟我一起去的还有我女婿,他是贺迷。”贺友直得知忘年交毛时安要来,就事先把两个老古董杯子洗得干干净净,亲自泡茶招待。“让他老先生给我沏茶,我感到不安,于是想抢过来干,结果他把脸一板,他经常会玩这样的冷面滑稽,说:‘这是我家!’”

毛时安明显觉得老先生那天神情有点萎,不像过去。他还说:“我不行了,胸口痛,快要走了。”“一个冬天没画画了。”“动不出脑筋,瞎画有啥好画的!”

于是,毛时安就不断跟贺友直打趣说笑。渐渐地,贺友直情绪又好了起来,说要回家乡宁波去办画



■ 毛时安本周一为贺老拍摄的照片

展,届时请毛时安和他的另一位好友谢春彦一起去。

告别时,贺友直令人意外地对毛时安和他女婿说:“我这次要和你们诀别了。”毛时安急得嚷嚷道:“老头,你不要瞎讲,再瞎讲我要打你了!”“不料这次他真的不是瞎讲!”回忆至此,毛时安伤感不已,“我再也无法实现陪他散步,陪他聊天的诺言了。他也不会吃我带给

他的蛋糕了……”

张奇明

他怕浑身插满管子

大可堂连环画博物馆馆长张奇明是贺友直的忘年交、小同乡,也是全国连环画收藏联谊会的首任会长。他接到贺友直家人的电话后,立即赶往瑞金医院,陪伴在贺友直身边。下午4时多,贺友直醒来了,看上去很正常。他眼神炯炯地看着张奇明,拉着他的手,试图像平时那样潇洒地开玩笑,但又显得力不从心:“谢谢依哦,不好意思,麻烦依了!”然后他又对家人说:“不要搞得太闹猛了……”

四五分钟后,他又开始大吐血,回天无力……张奇明回忆道,贺友直其实完全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。他去年就偶尔吐血,也去过医院。医生怀疑他患了“不好的病”,要他进一步检查治疗,他拒绝了,因为他怕妻子担心。他一贯在妻子面前都显得很洒脱,很搞得定的样子,其实是

不想让妻子担惊受怕。

张奇明劝他去做进一步检查,说现在的医学发达,会好的。贺友直眼睛一瞪,说:“小鬼头,依不要花我!大不了就这回事,我九十多岁了,怕什么。我才不要浑身插满管子,躺在病床上出洋相!”

前些天,贺友直还半开玩笑似地对妻子说,假如到了这一天,千万不要给我插管子。“他这样的走法,就像他的性格,干净利落,绝不拖泥带水!”张奇明感慨道。

陈村

没想过他会忽然不在

“最后一次见贺老是去年夏天,谢春彦说有个朋友搞了个艺术空间,叫我去玩,说‘老头’也会去。我挺喜欢‘老头’的,他没架子,特别朴素平实,很不喜欢别人讲那些虚妄的话,你要叫他‘大师’他还要不开心。”作家陈村说虽然自己见贺友直次数不多,但每次见面吃饭都很愉快,“喝点小酒,开开心,你一点都不会想到,他会忽然不在了。”

陈村的语气里难掩哀伤,“那次吃饭,他还说做人最好就是‘活好点走快点’,当时我叫他不要瞎讲,其实后来想想他是对的。”

本报记者 林明杰 孙佳音

待人友善 为人耿直

——圈内圈外人士缅怀贺友直先生

施大畏(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文联主席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、中华艺术宫馆长):

贺老的突然离去让我难以接受。1976年,我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与贺老成为同事,我们交往了40年。他画国画画得非常精,但始终在方寸之地耕耘,并将一生奉献给中国连环画事业,将连环画从风俗插图提升到了一种艺术样式,这是他的学术成就。

贺先生有句朴实的口头禅:“小鬼,好好画画。”当时对我也说过。看

了我的作品后他对我说,“你的画非常生动,哪一天画得动作不生动了,你就进步了。”年轻时不理解,现在理解了,体会到这句话是非常中肯的。他自己将毕生最好的作品捐赠给了国家,《山乡巨变》《小二黑结婚》都藏于中华艺术宫,他的作品本可以卖许许多多钱,但他却选择了无私捐赠。中华艺术宫原计划今年以学术脉络梳理贺友直的艺术,现在将在最短时间内筹办“贺友直艺术大展”,完整呈现贺友直的艺术人生,这也是对贺老先生最好的纪念。

曹非凡:

贺友直先生是十足的老顽童。画画图,咪咪老酒,讲笑话,便是他的生活主轴。在荣获终身艺术成就奖晚会上,他也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,一个敬礼惹得全场大笑,对我的提问更是以发噱的语言对答如流,弄得我俩好像演“独脚戏”一般。次日清晨,他打来电话问我是否“豁边”了,听我说“没有”后,他高兴至极。但“老头儿”画画永远一板一眼,从不马虎,从不画不熟悉的内容,更不会随便画应酬画。愿贺老师把欢笑洒向天国,继续画画,喝酒! 乐梦融 整理



■ 昨晚,贺友直家人在家中祭奠贺友直

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